

艳阳天

浩

然

|| 著

三三

朝内



人文文库

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艳阳天

三二

浩

然
||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第五十二章

东山坞农业社公布了小麦预分方案，就像擂起了得胜鼓，吹起了冲锋号；社员们说起话来眉开眼笑，干起活儿来浑身长力气。

就拿锄地说吧，原来计划十天左右把全部的春苗地锄一遍，这才过三天，就光剩下个零头没有锄完了。再拿积肥说吧，社委会一号召社员投肥，哗啦一下子，村西口和村南口就堆起了两座小山……

斗争给东山坞的社员们带来了胜利，也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愉快和劳动的劲头。

支部书记的爸爸萧老大是最高兴的一个人；一高兴，一松心，免不了又想起儿子的婚事。贴红榜那天提个头儿，儿子没动心思，还是那么冷冷淡淡的樣子，他心里边就不住地嘀咕；遇上对劲儿的人，又唠叨起好些日子没有唠叨的话儿：“筷子夹骨头，三条光棍儿。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呀！就是这一件事情，我总是不随心，你们大伙儿得撺掇撺掇他！”

听他唠叨的人说：“光您着急不行，人家支书心里边没有装着这个。”

萧老大说：“没装这个装什么呀？预分方案订出来了，土地分红的歪风没影儿了，大忙的日子还没到，这会儿不办办自己的事儿，要得等什么时候办呀？他甘心情愿打一辈子光棍儿，我还不干哪！”

这一天，老头子做好了午饭，打发孙子小石头先吃，自己坐在前门槛子上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等儿子。等啊等啊，日头都偏西了，还

不见儿子回来，只好到街上去找了。他刚出门口，迎面走来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马之悦。这家伙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！他把一切全安排好了，像一只鼓肚子苍蝇，到处飞，到处撞，专门找空子下蛆；这几天总是屁股后边追着萧长春，察言观色，好按着风向办事儿。

“老大，萧支书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他到哪儿去也没跟你说一声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马之悦走了，到焦淑红家里找焦振茂“聊天”去了。

萧老大随手带上了栅栏门，穿过小胡同，又下了沟，抬头一看，北坎子上站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马凤兰。这个胖女人也是心怀诡计，不办成了不甘心！她把办法都想尽想绝了，像一个打猎的人，两只贼眼溜溜转，专找目标下家伙；这几天，随时随地都能在坎子上看到她的影子，表面上挺悠闲，心里边却又是锣又是鼓。

“大姐夫，吃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又找萧支书哪？”

“嗯。”

马凤兰走了，到马连福家里找孙桂英“聊天”去了。

萧老大走了几个门口，没有找到儿子，转身上坎子，正要回家，忽听远处传来一片声音。他停住脚，用手遮着阳光朝西南边一看，桥头的水坑子旁边站着好多的人，里边正好有他的儿子萧长春。

老头子斜着身，小心地下了坡坎，老远就听到那边的人正在争论什么，瞧见儿子正在弯腰扒鞋；接着，又看见儿子要脱外边的长

裤子，旁边的几个人还在拦挡他。

老头子心里怪纳闷儿：“这是干什么哪？”就加快步子奔过来，只见儿子一纵身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跳到水坑里去了；老头子急忙跑到坑边上，还没容他说出话来，儿子把脑袋往水里一缩，没有影子了。

围在坑边上的人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坑里边那泛着波环的清水，小声地议论着。

沟北边那位老烈属王大爷用拐杖拄着地，感叹地说：“长春这孩子，真是的，我是随口跟他说说，他就当大事儿办了！”

车把式焦振丛拧了拧手里的鞭子，说：“咱们支书，嘎巴干脆，什么事儿说干就干！”

有个老头叫起来了：“哎呀，怎么还不上来呀？真是好水性！”

旁边一个壮年人说：“当过兵的人都会水。”

刚刚平静下来的水面，又爆开了浪花儿，萧长春的脑袋顶出水皮，使劲儿一透气，鼻子、耳朵、眼睛一齐朝外边冒水；他一边用两脚踩着水，不让身子沉下去，抬起一只手，撸了一把脸，又朝着正要脱鞋下坑的韩百仲说：“百仲大舅，不用下来了！快扔给我一根棍子，我试试这底下的淤泥到底儿有多深。”

王大爷赶忙朝前边跨了一步，把手里的拐杖甩到坑里去了。

木拐杖像一只小船似的在水面上漂浮着；萧长春凫过去，一把抓住拐杖，憋了一口气，又潜到水里去了。

萧老大急着问：“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啊？”

韩百仲两眼盯着水面，说：“种麦茬棒子^①的肥料还不够，请老农出出主意，说这坑里有淤泥。”

萧老大说：“这么深的水，就是有大馒头也捞不着哇！”

韩百仲说：“要是泥，咱们就放水，放干了挖呀！”

萧老大说：“工程可不小。”

^① 即玉米。

韩百仲说：“农业社就是有力气……”

坑里的水“哗啦”一声响，萧长春又蹿出来了，一只手举着沾了黑泥的拐杖，一只手划拉着水，朝坑边上凫。

韩百仲急忙一探身子一伸手，就把刚凫到离坑边上还有一步远的萧长春给拉上来了。

萧长春举着棍子，指点沾在上边的泥印儿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好家伙，淤泥真不浅哪！你们看看，这么深！”

王大爷埋怨他说：“唉，里边有这么深的泥，你怎么还愣往下跳呀？”

萧长春说：“不实际摸摸底儿就动手放水，要是没有泥，多浪费功夫！”

焦振丛说：“太险了，陷进淤泥里去，任你有多大的劲儿也不用想上来了。你胆子真大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一个人没劲儿，大伙儿就有劲儿了。坑边上这么多人给我壮胆子，我还怕什么呀！你们能看着我上不来，不下去捞一把呀！”

大伙儿全都笑了。

韩百仲说：“咱们趁热打铁，马上集合人放水呀。放假前的这两天，把它挖出来。”

.....

萧老大看着这里的情景，听着人们的议论，哪还能够把儿子叫回去呢？只好独自回家了。

回到家里，一边扫院子，收拾家具，一边等着儿子。等到太阳落山，等到星星出来，等到东邻西舍已经响起圈猪赶鸡和关门闭户的声音，也没把儿子等回家。他只好叹口气，哄着孙子上炕睡了。

他躺在炕上，想着在这一段日子里，儿子为大伙儿的事情辛苦操劳，想着儿子跟人斗、跟地斗的情景，那一宗一件，一事一码，真有点像“过五关，斩六将”一般。每一道难关刚横在眼前的时候，老

头子的心里总是没有底儿，替儿子担惊受怕；紧跟着，眼睛渐渐地亮堂了，心里渐渐地明白了；最后，他又跟儿子和儿子周围那一伙子人，一块儿分享着胜利的喜悦。闯过一道一道的关，经历了一件一件事儿，老头子越来越感觉到，这儿子不光是自己一个人的了，是大伙儿的；儿子所作所为，都是关系着全东山坞大人孩子的命运和前途，于是越发感到，自己这个当老人的，应当替儿子多操点心，替他把亲事订下来，家里有个帮手，让儿子能够更踏踏实实地搞工作。

夜已经很静了，凉飕飕的小风，一股儿一股儿地从支开的窗子上吹进来。那风，带着露水的潮气，也带着麦熟的香味儿，吹在庄稼人的心坎上，比含着一块冰糖还甜呀！

萧老大深深地呼吸一下，翻个身，拉过绿军毯，给孙子盖上肚子，刚要闭上眼睛睡觉，忽听小栅栏门儿“吱扭”一声响。那是儿子回来了。他爬起来摸着火柴要点灯，又听见有人跟儿子说话儿，就停住了。

“萧支书，有件事儿，我觉着挺重要，跟你说一声。”

“屋里说吧。”

“我还得查岗去哪。”

“到院里说。”

跟儿子说话的人像是焦克礼，他们一块儿走到屋门口。

“刚才马长山在麦子里跟我说的。他说傍晚到大湾买灯油，邮局代办所的人让他给马之悦带一封信。信封上地点写的是北京，看笔体像是瘸老五写的。马长山还说，马之悦接过信，急忙揣到兜里了，都没当着人拆开看。”

外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又从街上进来一个人。

这回是焦淑红的声音：“克礼，你不看麦子去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”

焦克礼说：“有件重要事儿，找支书报告嘛！”

焦淑红说：“我也有个重要事儿报告。马立本这个家伙是怎么搞的！刚才我到办公室去，他正偷着写信。我一进去，他赶紧捂着，光盖上信瓤，没有盖上信封，上边写的是范占山……”

焦克礼说：“瞧瞧，多巧！”

萧长春问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焦淑红说：“我问他跟范占山是什么关系。他当我不知道这块料哪，说是他的同学。我说，骗鬼去吧，范占山多大岁数，你多大岁数，你们哪一辈子同学呀？”

焦克礼急着问：“他又怎么回答的？”

焦淑红说：“他说：你认识的那个范占山跟我认识的那个范占山不是一个人，重名的人多着哪！我问他为什么地点是一个，他没话说了；后来又嬉皮笑脸地说，去年在范占山那儿落过脚，见过一面，不熟；耳机子坏个零件儿，想托范占山给配一个。”

焦克礼说：“全是他妈的鬼话！”

焦淑红说：“我批评他太不诚实……”

萧长春说：“唉，看这样子，这个人已经不是什么诚实不诚实的事儿了！”

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萧长春说：“把他这一程子的行动坐卧都摆出来看看，还不明白吗？他早跟马之悦穿上一条裤子了！看一个人，瞧一件事儿，得用点阶级眼光，不能简单呀！”

沉默了一阵儿以后，焦淑红说：“真想不到这个人这么坏！”

焦克礼说：“烂透底儿了！”

萧长春说：“你们看看三星，快半夜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这些事儿，咱们明天再仔细地研究研究。”

接着，外边的脚步声，关门声，又是脚步声。

萧老大听到这些，虽然还没有摸着头脑，心里边也有点儿嘀咕了；赶快点上灯，冲着外边说：“长春，锅里有饭，自己加把火热热

吃吧。”

萧长春关上了堂屋的门，说：“我在百仲大舅那儿喝了一碗粥，不吃啦。”随着声音，走了进来。

萧老大借着灯光，察看着儿子的脸色。那张英俊的脸，比过去消瘦了，头发该剃了，胡子该刮了；眼睛虽说还是明明白白的挺有精神，却带着一点儿疲劳的神色——这种不易察觉的神色，是他用一个爸爸的心境体会出来的。儿子的衣裳也该换换、洗洗了，那白褂子的袖口，蓝背心的胸前，还有青咔叽布的裤脚上，都沾着好多干了的泥点子……老头子看着看着，心里怪疼得慌，爬起来就要下炕。

萧长春脱下白褂子，抖落一下，搭在吊竿上，问：“您起来干什么呀？”

萧老大两只脚在炕沿底下摸着鞋，说：“你不爱动，我给你热热饭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要饿我自己就热了，还用您起来呀！不饿。”

萧老大看了儿子一眼，回到炕上，又说：“不吃，就洗洗睡吧。”

萧长春故作轻松地答应着，从缸里舀了多半盆子凉水，就蹲在炕沿下边洗起来了。他怎么能够轻松呢？洗着洗着，两只手按在水盆子里，又想开心事了。

萧老大朝儿子看一眼，说：“长春哪，我心里边有多少事儿要提，也要压下去，这会儿，就跟你说一宗……”

萧长春抬起头来，说：“还留一点儿干什么，您有什么话儿，全都跟我说吧。”

萧老大说：“你可得把心膛放宽点儿，千万别把脑筋累坏了哇！”

萧长春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没事儿。”

萧老大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当爸爸的心髓，顾不全；你要是有个妈，关照关照你，多好呀！”

萧长春听到这句话，心里发烫，笑了笑说：“爸爸，您怎么这样说呀！渴了您给我烧水，饿了您给我做饭，睡觉了，您把被窝都铺上等我，有妈也不过这样呀！其实，您比当妈的对我关照得还周到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您不用光在我身上操心。按理说，我应当多关照您，顾不上啊！您自己也要多注意保养身子，结实一点儿，好过一过咱们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。”

“我看哪，等别的村到了站，咱们东山坞这辆车，闹好了，才能走在半路上。”

“咱们会赶上的。是快是慢，全由咱们自己做主。”

“快点儿慢点儿倒不打紧，就怕翻了车呀！”

“这也由咱们做主。”

“不好说。”

“您想想，去年秋天要翻车，咱们不是把它赶起来了么？前几天又要翻车，咱们不是又把它赶起来了么？往后不管再出来什么样的坡坎，咱们也不准它翻车，照样儿要往前赶！”

“倒也是。只要你别把身子累趴架，就好好地干吧，党把这么一个担子交给你了，咋能不干呢！”

萧老大今夜动了情感，本来有好多的话要对儿子说。可是，当他看着儿子洗了脸，擦了身子，又泼了水，上了炕，想让儿子早点儿歇着，就翻过身去，闭上眼睛，不吭声了。

萧长春怎么能够“早点儿歇着”呢？从打预分方案公布以后，他就没有一时一刻松过心；本来心里边就在纠缠着马之悦、范占山和那些没有了结的倒卖粮食事件，刚才又让焦克礼、焦淑红两个人报告的情况一搅和，心里边就更沉重了。他躺在炕上，东想想、西虑虑，好久才睡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儿子小石头翻了个身，说了一句梦话，又把他惊醒了；这一来，困劲儿全没，乏劲儿全消，浑身上下反而显得很清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想睡一觉是办不到了。不能睡就不睡。他从来都没有把睡觉看成是享受，有时候当成任

务执行,有时候又觉着是个负担。他常常想:如果一个人不睡觉也不困,从白天到黑夜,连轴转地工作、劳动,那该多好哇!

他爬起来,举举胳膊,伸伸腰;看看窗户纸儿还是发白的颜色,就从吊竿上拉下小白褂子披在背上,蹲在炕沿上,卷了一支烟抽了起来。

发香的烟味儿,在这有点清凉的小屋子里散开了。

这些日子里在东山坞发生的一切事情,又一件一件地在他脑袋里翻腾起来:富裕中农聚起一股子歪风,闹土地分红;马连福在干部会上成了坏人的枪,骂农业社和干部;弯弯绕一伙子人暗地里倒卖粮食;特别是那个阴阳两面的马之悦,跟村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明来,又跟外地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暗往;打从倒卖粮食的事件一揭发,马之悦又忽然变得很老实,很积极,也就在这个时候,跟他最对劲儿的瘸老五忽然不见了,如今又从北京寄信来了;紧接着马立本又给范占山写信去了。……一件跟着一件,一件又套着一件,这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呀!马之悦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,他这会儿又在打什么鬼算盘;城里对范占山的事儿弄出头绪没有,两个人之间到底儿有什么性质的勾结?还有那个马立本,也是个应当特别留神的人;从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看,对他身上的坏东西显然是估计少了、低了,给范占山这封信,一定是马之悦让他写的。……这一连串的问题,一个都没有彻底解决,有的需要再多看看,才能下结论,有的要等上级的指示才能处理。可是,也有一些事儿,线索摸着了,狠狠地往下追,是能够弄清楚的。比方说富裕中农倒动粮食的事儿,有必要再看再等吗?……

烟卷儿燃烧着,冒着烟,越烧越短,直到烧疼了手指头,他才想到它,赶忙甩掉。

窗户纸儿已经发灰,村西头公鸡叫起了第一声,村东头公鸡马上响应似的也叫一声;南头北头,一声连一声地跟着叫起来了。

萧长春急着想找韩百仲,把自己想的事情,跟他说说,一块儿

拿拿主意。明天再忙一阵儿，后天就要放假，再过三天就要动镰收割麦子，这许多重要的问题，都得弄出个头绪来，免得再有什么事情临到跟前又措手不及。

他跳下炕，一边系着纽扣，又一边想：这么早就把他喊起来吗？这一程子同志们都累得够呛，昨天淘了半天水，晚上又睡得迟，还是让他多睡一会儿吧；他年纪大了，比不上自己，要是累坏了身子，等到大忙时节，再遇上斗争，他能坚持吗？可是，既然已经起来了，总得做点事情呀！

他在屋地下转了一个圈儿，觉着又没有什么可做的。做饭吧，早一点儿，喂猪吧，更早；到堂屋摸了摸缸沿儿，这下可找到活儿了，对，帮爸爸挑几趟水。

他轻轻打开屋门，挑起水桶，奔了官井沿儿。黎明之前，照例要黑一阵子；挑着一担水，扑通扑通地放步子，连路也看不清。他挑了一担，又挑一担；最后一担挑回来，才倒进一只桶，那个大水缸就满满当当的了。他把剩下的倒在锅里，留着早上熬粥用；锅满了，倒在盆子里，留着刷洗东西用；还有一点儿，倒在大海碗里吧。一个碗能盛多少水呢，还没倒似的，它就满了，从碗边朝外流——这个海碗，在萧长春的眼前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坑。他猛地想起那个要挖泥的坑：昨天把里边的水放干了，这一夜之间，会不会又从埝子上边漫进水来，会不会从埝子下边渗进水来？要是积了水，等社员吃过饭一集齐，就得先由一两个人临时往外淘，多数的人全得站在岸上等着，这多窝工呀！时间已经很紧了，应当在放假之前，把挖泥的事儿结束……

他这么想着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离开的家，又怎么走出了村口，更没有感觉到肩上的水桶还挑着，直到路边白杨树上的一只鸟儿被他惊动，抖落着翅膀一飞，他才猛醒过来。他疾步走到坑沿上，朝下一看，吓了一跳：糟糕，真的积了水。

他一抬脚扒下一只鞋，又一抬脚扒下另一只鞋，随后弯腰卷上

裤脚，提起一只水桶，“通”地一声跳到泥水里了。真像谚语说的，“半夜的春水凉如冰”，那股子透骨的阴凉，从萧长春的脚板子一直凉到脑瓜皮上。凉怕什么，一使劲儿就要热了。他一只手提着桶梁，一只手扳着桶底儿，就像端着一个瓢儿似的，往泥水里一舀，朝起一提，往埝子外边一泼——“哗——啦，哗——啦，”有板有眼儿地响起来了。泥浆就像爆炸的手榴弹似的，在小埝子外边开了花！

这工夫，村口又移动出一个黑糊糊的影子。那是韩百仲。他扛着一把小铁锨，走几步，揉揉眼睛，走几步，又使劲儿咳嗽几声——不是因为嗓子眼里有东西才咳嗽，这是他的一种卫生习惯，好比有人早起要刷牙；这也是他的一种运动的方式，好比有人早起要打太极拳。出了村口，他就听到水坑子里边的泼水的声音了；一上小桥子，从那矫健的身形、灵活的动作，他就认出是谁了。他几步走过来，站在坑岸上，不知是打招呼，还是埋怨人似的说：“嗨，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哇？”

萧长春的头上已经出了汗，连小褂子也扒下去甩到岸边上了；褐色的肩头和胳膊，跟浑浊的黄泥水不能分别。他见韩百仲走过来打招呼，就喘着粗气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算作回答。

韩百仲说：“我明知道要积水的，怕你起早，都没敢跟你说，可你……”

萧长春说：“不说我也来了。”

“这水凉不凉啊？”

“不凉，热被窝一样。”

韩百仲扔下小铁锨，甩掉了鞋，提起萧长春放在岸上的另一只水桶。

萧长春连忙说：“您就在上边挡挡埝子，别让它往里边跑水就行了。”

韩百仲说：“你一个人哪就淘干了！”说着，就试探着朝坑下边迈脚。

萧长春急了，忙喊：“嗨，嗨，别下来，水凉，您受不了！”

韩百仲用手指头点着他说：“瞧瞧，刚才还说跟热被窝一样，一眨巴眼的工夫又凉啦！你呀！”

萧长春像小孩子似的嘻嘻地笑了。

韩百仲两只脚迈到泥水里，冰得他浑身打哆嗦。

萧长春很心疼地看着他，问：“够凉的吧？”

韩百仲咬着牙说：“不凉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我看您直哆嗦……”

韩百仲说：“哆嗦也不凉！”

萧长春推着他：“别硬挺着了，快上去吧，我一个人满行。”

韩百仲躲闪着说：“一个人满行，你干吗老早就给我准备下一只桶啊？真是的！”

两个人并排站在泥水里，一桶一桶地往外淘着。形容这种淘水的声音，得借用音乐家的一句术语：刚才独奏，这会儿是合奏了。

天空渐渐地变成了灰白色。那些闪动着的小星星，一会儿这颗灭了，一会儿那颗灭了；东山梁上，泛起一溜儿白中透黄的亮光；小麻雀开始在河边的树林子里跳跃、啼叫；村子里，这一头，那一头，不断地响起开门声……

萧长春一边淘着水，一边把瘸老五给马之悦来信，马立本给范占山写信的事儿告诉了韩百仲。

韩百仲听了，停住手，哼了一声说：“那是马之悦的两条狗腿子，马立本是地道的小狗腿子！”说着，把一桶水“哗”地一声泼到埝子外边去了。

萧长春说：“他们急着来往写信，要搞什么花样儿呢？”

韩百仲又哼了一声说：“订攻守同盟、传递消息呗！”说着，又把一桶水“哗”地一下子泼到埝子外边去了。

萧长春说：“要是光为订攻守同盟、传递消息，问题就不大了。”

“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呀?”

“我也猜不透。咱们不能光等着、看着,得设法摸透他们,得对他们有准备呀!”

“让他们撒开巴掌闹去,兵来将挡,水来土屯,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,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去!”

“嗨,您倒想得开。”

“有什么想不开的,别的不说,你就瞧瞧咱东山坞社员的生产劲头吧。”

“劲头是越来越足啦……”

“是呀!连弯弯绕这几个家伙,这一程子都没有再跳槽子、咬群儿。”

“他那是害怕了,有点风吹草动,还得犯老毛病,不信您瞧着,决不会老实下去!”

从打东山坞这场斗争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以后,社员的热情很高,韩百仲确实尽往好处想了,所以他一时不能把萧长春这会儿的心思弄明白,就又说:“你怎么见得他们不会老实下去呢?有把的烧饼咱们给抓住了,他们还敢闹吗?”

萧长春停住手说:“我是根据两条这么想的:第一条,弯弯绕他们闹事儿不是单枪匹马的,跟马之悦的活动连在一块儿;马之悦没有死心,他们能老实吗?第二条,咱们对弯弯绕这些人倒动粮食这件事儿的处理根本没有彻底,他们又怎么能够老实呢?”

“依着我,快点儿把马之悦一撸到底得了,省得他总在背后倒动是非!”

“他的问题不光是这一件,得等等县里的指示。”

“一边等着,一边撤了他不行吗?”

“那也得等上级决定。最重要的是让他脱下裤子来,让大伙儿看清他的真面目,给那些迷信他的人消消毒,弯弯绕这些人也容易往好处转弯儿了。”

两个人商量过来商量过去，觉着要弄清马之悦的问题，非得上下一齐动手，特别是范占山那边的情况，要是弄清了，马之悦的大盖子揭了，富裕中农投机贩卖粮食的事儿才能弄明白。

萧长春立刻想起了正在县里开会的乡党委书记王国忠，心里一动，停住手说：“哎，得找王书记！一转眼似的，他走了五六天啦。他走那会儿，村里的风向刚刚转弯儿，后来什么样了，他不知道，心里一定很惦着。跟他打听一下范占山那里的情形，再汇报汇报咱们这边的情况；咱们拿不定主意的事儿，再求他指点指点。您看呢？”

韩百仲说：“好！跟他讨个底儿，顺便问问城里的大鸣大放怎么着了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马连福要上工地了，第一队的领头人，让谁干合适，也得听听他的意见。”

韩百仲说急就急起来了：“你想得对！这么多的事儿，真够咱们抓挠的，还是跟王书记请示一下好。我看哪，你干脆到县里去一趟吧！”

萧长春说：“我可不能离开东山坞！”

“我去！”

“您走了，我有事儿找哪个决定去呀？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到乡里打个电话。”

“好！马上去吧！”

“这么早把他吵起来多不好。”

“你呀，就会替别人想！”

坑边上忽然有人答话了：“什么替别人想！事情不够你们干的了？简直成了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！”

两个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马翠清和焦淑红两个来了。她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只柳罐。那句话是从马翠清的嘴里蹦出来的。

萧长春对韩百仲说：“您听见没有，积极还挨批评哪！”

韩百仲说：“积极挨批评跟消极挨批评味道不一样。”

马翠清咕嘟着嘴又插一杠子：“得了吧，像你们这样的积极人要是再多几个，我们都得失业啦，一天什么不用干，躺着睡大觉就行了！”

韩百仲说：“你这丫头，大清早起来，风风火火的，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气呀？”

马翠清两只手叉着腰，朝下探着身子说：“哪儿来的气还不清楚吗！这坑水用得着你们淘呀？昨晚上我们就商量好了，起早儿来。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又让你们给抢先占下了。这不是包办代替是什么呀？”

焦淑红捅了马翠清一下子说：“猴丫头，你还用愁没有事儿干哪，等割麦子见！”

这工夫，又来了两个小伙子，一个是焦克礼，一个是韩小乐。

萧长春逗笑说：“翠清，你要是光在那儿生气，我们全干完了，你可一点儿都摸不着了！”

马翠清说：“该换班了，你要是不快上来，我就往你身上甩泥，反正衣裳脏了，没有人洗！”

说笑间，几个年轻人呼呼啦啦地都下了坑，全淘起水来。

满坑里泥飞水溅，“哗哗”地响成了一片。

萧长春被挤在一个角上，根本不能动了，只好爬上坑岸。他看看东方升起了彩霞，就说：“你们干吧，我走啦！”

他要给王国忠去打电话，要找领导，找方向，找办法。同时又很担心扑了空，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